



葡萄

□ 黄焕君

在外地工作十余天,回到家,发现庭院里的葡萄硕果累累,翠绿中透着紫色。微风吹过,枝子上的葡萄一串又一串,迎着明媚的阳光优美地荡秋千。

葡萄是丈夫五年前从老家移栽过来的。夏去秋来,老藤爬满葡萄架,在架上分枝散叶,葡萄枝则顺着木架延伸,肆意生长,占据了整个木架,很有诗意地为小院搭起了一座绿篷子。

“风摇树荫遮楼台,满架葡萄清香来。”进入盛果期,整个庭院都弥漫着葡萄那种特有的芳香。原先碧绿的葡萄,现在五光十色,似珍珠,似翡翠,似玛瑙,似紫玉,各有姿色,颗颗透着诱惑。

一天,我去摘葡萄。刚推开通往庭院的门,猛然传来“扑扑”两声,猝不及防,把我吓了一跳。紧接着,两

只鸟从葡萄架上快速飞离,留下几声鸣叫,安抚我怦怦直跳的心脏。低头看去,葡萄架下的青砖上落着数颗紫葡萄。我不由得思量,莫非鸟在吃葡萄?

连续几天,我站在落地窗前,想透过玻璃,看清楚鸟啄衔葡萄的过程。然而,每当鸟儿发现我的身影时,即刻展翅飞走便是常事。于是,我将窗帘放下,偷偷地躲在窗帘后,静静地窥看鸟的举动。终于看到一只黑鸟飞来,落在葡萄架上观察,“叽叽”叫唤几声后,另一只鸟也飞过来。然后,两只鸟在葡萄枝上飞跃、跳动,向着最紫的那颗葡萄而去,准确地用黄色的喙啄啄食葡萄,之后快速飞到小院围栏上停留,重复多次。一顿饱餐后,“叽叽”“吱吱”叫着,成双飞走。

在察看鸟吃葡萄的过程中,我受

到了不小的启发。平常摘葡萄,我是将整串葡萄摘下,而每串葡萄中,总有好几粒未熟的长在末梢的枝头,那些还没有熟透的葡萄,呈青绿色,吃起来既酸又涩。内心感叹:“可惜了!可惜了!”

现今,我采用鸟吃葡萄的方式,在枝子上摘下熟透的紫葡萄,让那些未熟的葡萄仍然留在枝子上继续生长。

再摘葡萄时,我会先在门窗前停留,听听是否有鸟的叫声。如果没有听到鸟叫,我会透过临庭院的窗玻璃,仔细观察有没有鸟的身影。在确定没有鸟在吃葡萄时,我才进到庭院。有时,我看到鸟在葡萄架上,会耐心地等待,让鸟先吃葡萄。但愿每只鸟都能知道,我愿意同它们一起欣赏葡萄的丰收景况,也愿意同它们一起分享葡萄的香甜。

枸骨

□ 周 萌

仿佛叫“枸”的果木脾性都挺大,比如枸杞,有些人只吃了那么一点,便鼻血直流,就好像这果子即便被人吞下,也要在肚子里拼个你死我活似的;又如枸骨,那叶刺长得凶狠,让人望而却步,好奇者碰一下,稍不注意都能将手扎破。

枸骨有个别名,叫“鸟不宿”。鸟可栖高枝,可踩电线,就是不愿碰这枸骨,可见此木的乖张。

但玩树桩盆景的人没有几个不爱枸骨的。枸骨叶形奇特,四季常青,病虫害极少,又无需经常打理,其老桩苍古之味尤浓,特别适宜制成盆景。若在客厅角落摆上一盆枸骨,室内空气里便会弥漫起绿油油的古香,让人心生安定。

天一凉,枸骨红果累累,那就更美了。若干小圆果一簇簇地,挤在枝头,

犹如红珊瑚的串珠,红润可爱,让人怜惜不已。天寒地冻时节,天地灰白一片,了无生气,也许只需一株青红交织、生机盎然的枸骨,就能慰藉人心、消融寒意。

看来,不近人情的枸骨背后,有着一种另类之美。

祖父暮年颇爱玩桩景,时常一个人去山中采桩,所带工具不过一绳一锄一柴刀,悠闲自在。运气好时,一天下来能扛个两三株枸骨回来,他老人家自然是笑得合不拢嘴;运气背时,三五天都捡不到一棵好看的树桩,对此,祖父也不怨天尤人,喝一杯浓茶,歇息歇息,然后将院子里的那数十盆桩景好好打理一番。

在这些桩景里,祖父最爱的就是枸骨,他嘴上念叨最多的也是枸骨。祖母说,祖父年轻时候性格刚烈,只顾埋头

做事,从不给人脸面,所以即便能力出众,也没有几个人说他的好话。于是,他就这样当了一辈子的农民。祖母又说,父亲的脾气暴躁,很多人都怕他;但他心地善良,能干事,能吃苦——这就够了。

祖父喜爱枸骨,或许是因为惺惺相惜吧。

枸骨有个自然变种,叫“无刺枸骨”,顾名思义,这种枸骨是没有刺的,其他方面则与平常所见的枸骨无异。或许在某些人看来,这无刺枸骨既拥有枸骨的优点,又少了枸骨的锋芒,是不可多得的嘉木;但我却觉得,无刺也是一种缺憾呢。

祖父去世后,大家将他最爱的那盆枸骨栽在了他的墓前。一到冬天,枸骨的果子红透了,整片山坡就数那里的风景最美。

眼儿媚·流年

□ 洪福良

窗暗窗明数流年，
已是醉酡颜。
岩光五色，
沙溪一簇，
洛水三田。

无边风月闲吟老，
扇面水青连。
中庭花草，
前湾钓线，
左岸愁顽。

五律·品茶感悟

□ 卜祥杰

弹指光阴老，
新茶忆旧游。
林泉邀月驻，
诗酒伴云流。
简境藏天道，
浮名作蜃楼。
不装牵绊少，
快意荡心舟。

七绝·无题

□ 孙忠华

阑珊夜色绕庭隅，
月傍疏桐云影孤。
一枕清风牵晓梦，
蛩声细细有还无。

隐秘的疆域

□ 敖 静

我心中那一处隐秘疆域
不镌刻名姓
只在呼吸的间隙里
微微发亮

我以目光为舟
不渡人
也不靠岸
只是静静地看过
又轻轻地经过

所有不曾说出口的
都沉在呼吸的底层
每一次起伏
都从那里
浸染成你日暮时分的轮廓

我学会了
让爱安静地停在原处
像一株不需要开花的树
在月光的尽头
静静守着晨昏

蒲公英花紫

□ 刘占龙

一蓬蒲公英花絮
被一小股秋风
轻轻吹落
纷纷扬扬地漂泊

像一名名小伞兵
飘过条条翻滚的江河
越过道道巍峨的山峦
掠过片片原野
... ..

它们是一粒粒
迁徙的种子
驾着长风
寻找自己的归宿

当这些伞兵
投入大地的床榻
被水分浸润
被温暖紧紧地拥抱
一颗颗封闭的心儿

苏醒
穿越时空的隧道
将生命的折叠
铺展而开

恍惚间
一朵朵黄灿灿的笑脸
点燃了
明媚的春天